

晚霞中的拥抱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那个黄昏,太阳停靠山头的时候,霞光突然漫天飞舞,把大半个天空都变成它自由表演的舞台。

我停下筷子,一时有些出神。坐在对面的父亲也放下碗,看着这突如其来的鲜亮,蜡黄的脸上明显有丝欣喜。他有些小心翼翼地征求我的意见:“闺女,我们去转转路?”

每天日落时分,一帮做完作业的孩子开始在街头尽情地表演。他们的嬉笑声从前房稠密的榕叶上传来,便多了几分绿油油的清脆。我原准备躲进房间温习考研资料,看着父亲期待的眼神,不由点了点头。

下楼,我挽着父亲的胳膊。父亲愣了一下,似乎想把手抽出来,但瞬间又垂直手臂,任由我挽着。

父亲的身上,有淡淡的中药味道。他的头发有些油腻、零乱,背后的衣领上附着不少头屑。我轻轻帮他拍了拍,父亲转过身,朝我羞涩地笑笑。

好久好久都没这样近距离打量父亲。小时候,他长年累月在外打工,我跟着母亲在村里上学。他过年回来,背着硕大的蛇皮口袋,里面鼓鼓囊囊装着花花绿绿的东西。我一开始不敢靠近,后来忍不住想探究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中,有没有属于我的那一份。我扭扭捏捏走过去,父亲大声喊我,把我吓得直往房柱后面躲。父亲见我如此胆小,转而笑意盈盈地招呼:“闺女,这个发夹你拿着!”

那是一个粉红色的心形发夹。父亲递给我,我正想仔细瞧瞧,父亲

却轻轻帮我捋了捋额前的头发,又拿过去,帮我夹在头上。我转身跑出去,和一群伙伴又蹦又跳,又说又唱。

此时的街头,依然有一群不知疲倦的孩子,他们追逐打闹,光着的后背汗珠淋漓。父亲静静地站着,霞光把他的后背照得闪亮闪亮。他的目光,应该在探寻这一群追风少年,他的眼里,是否闪过我年少的时光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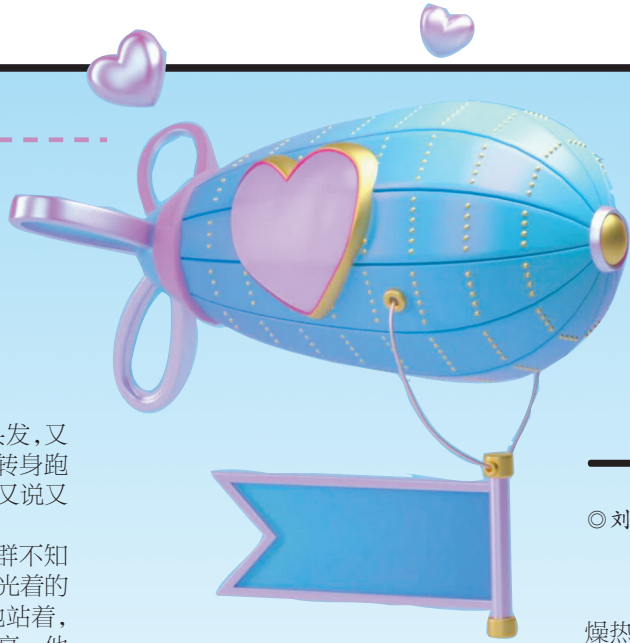
隔壁的婆婆坐在椅子上。父亲走过去,轻声问好:“三嬢,你最近身体好不好?”不等婆婆回答,父亲又说:“三嬢,这是我家兰儿,都上大三了。”三嬢睁大眼睛,仔细地看我:“娃呀,兰娃都这么大啦?该你享清福喽。”

父亲嘿嘿地笑,那笑容,透着难得的轻松。在那一瞬间,我感到父亲用胳膊把我的手紧了紧。

这条街约有一公里,大大小小的铺子开了20多家,其中也有我们家的。大约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,父亲坚决要把我们三姊妹送到镇上读书,同母亲商量着开了一家店,卖些生产用具。父亲起早贪黑,生意却不温不火。再后来父母转型代理移动产品,生意竟然好了许多。

同住一条街的二爸在吃晚饭,见父亲过来,忙不迭递上板凳。父亲推辞不坐,对二爸说:“兰儿隔几天要去上学了,她今天想陪我好好走走呢!”我腼腆地问好二爸,二爸说:“做得对,兰妹,陪你爸好好走走。”

我拉着父亲,有些羞愧,打小和



一碗清水

◎刘晨晨(河南平顶山)

连日的阴雨,慢慢褪去夏季的燥热。阳台上一只干了许久的小鱼缸,竟然贮满了清水。看着飞溅的水花,我的思绪回到了少年时光。

上初中时,我当上了数学委员,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帮老师收发作业。当时课业比较繁重,在数学成绩不好的同学眼中,我成了决定他们是否挨老师吵的“官儿”。因为晚收一会儿谁的作业,那个人就能多几分钟时间恶补作业,还可以“借鉴”先收上来的作业,把原本空白的题填满……

有一次,一个同学数学作业没有完成,她拜托我晚一节课给老师送作业,给她留时间补写。十几岁的我,不知道怎么拒绝,迟疑一下就答应了。令我没想到的是,放学后,那个女生给我买了一根新上市的奶油雪糕作为回报。我吃着甜滋滋的雪糕,一蹦一跳地走到来接我的爷爷面前。在爷爷的自行车后座上,我开心地分享今天做的“好人好事”:既让同学免于挨吵,自己也吃到了香甜的雪糕。平时很健谈的爷爷一言不发,我也没在意,那支雪糕很快被我吃得只剩一根扁棍儿。

到家后,爷爷严肃地让我在客厅坐下,他从厨房里拿出来一只盛满清水的大瓷碗放在桌子上,我咬着雪糕棍一脸茫然。爷爷拿出他使用多年的老式钢笔,悬在那碗清水之上,旋出笔杆缓缓挤压墨囊,一大滴墨水“咚”的一声滴入碗里,随着这团浓墨缓缓散开,整碗清水慢慢变成浅黑色。

在我不解的眼神中,爷爷缓缓开口:“水以清为贵,人以廉为尊。一滴墨水,能让一碗清水变黑。做人做事,要时刻铭记规矩。作为一名班级委员,按时收发作业就是你要守好的规矩。今天的雪糕如同这滴墨水,给你纯洁的本色留下污点,也让你的同学找到了不守规矩的空子,害人害己啊!”听完,我脸上阵阵发烫,连忙将雪糕棍扔掉,原本得意的心情瞬间灰飞烟灭。

自那天后,我按时收发数学作业。同学们知道我“不好说话”后,大多努力完成作业,小部分同学抱怨我不近人情,但我不为所动。一个学期下来,一些原本爱“拖作业”的同学,也养成了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,成绩有所提升,对我的抱怨声逐渐减少。

十多年过去了,我有幸进入检察机关工作。从事刑事检察工作的我,经常面对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利益诱惑。每当这时,爷爷那碗滴入墨水的清水,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,提醒着我“水以清为贵,人以廉为尊”的教诲。

一滴墨水看似微小,却能染黑一碗清水,一碗清水端不平,就会倾倒地。年轻干部要对纪律和规矩始终保持敬畏心,慎初慎微慎欲,面对微利之诱努力做到心如止水。

他说话就少。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,我大约算是“跑风漏气”的一个。我知道自己爱他,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。

晚霞流光溢彩,天空的云彩红得惊心动魄。父亲沿着小街走了两圈之后,停了下来。我看见远方的林子,铺着厚厚一层凝重的色彩。

我和父亲都没说话。霞光和蝉声环绕着我们。父亲突然伸开双臂,他说:“闺女,让爸抱抱!”

我乖乖地一动不动,任由父亲双手搂着我的肩,像小时候一样,依偎在父亲胸前。父亲呼吸有些短促,我抬头,他把脸转向了一边。

我不知道一直坚强的父亲为什么一瞬间那么柔软,等我知道,已是9月开学后的第一周。我接到家里来电,匆匆赶回镇上,那时父亲却再也无法伸手拥抱他疼爱的女儿。

我在父亲面前长跪不起,泪流满面。

“我总以为来日方长,却真的忘了世事无常。”这是兰子多年后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。她说,她们一家人搬离小镇后,每年夏天她都要回去,站在她和父亲曾散步的街头,只想让父亲再次抱抱。

背包谁来背

◎彭涛(江苏南通)

外出旅游,背包必不可少。雨伞、水、小零食,还有七七八八一些小东西,满满一大包,分量不轻。

按照以往的习惯,如果是一家三口外出,背包就一直在我肩上;如果是一家五口外出,背包就会在我父亲肩上轮换。

今年暑假,我们一家五口中原自驾游,我负责开车,每天几百公里的路程,着实挺累。那天在洛阳龙门石窟,一下车,父亲就把背包背在自己肩上。我抢过来要背,父亲说:“你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,休息一会儿。”

我没有坚持。一方面,长时间开车,我确实有些腰酸背痛;另一方面,龙门石窟游览主要是沿着伊河岸边走,不用爬坡上山。

天很热,即便什么都不拿,也热得汗津津的。不一会儿,我和父亲就落在了孩子、妻子和母亲的后面。父亲的白发沾满了汗水,在阳光下亮晶晶的,胸前的衣服已经湿了一块,脚步也越来越迟缓、沉重。

看着父亲的样子,我突然觉得

父亲又苍老了很多。记得十年前去武夷山,父亲背着背包爬山,虽说算不上健步如飞,但也不会落在年轻人后面。这一次,父亲的脚力明显不如从前。

“爸,我来背吧!”我伸手去取父亲肩上的背包。

“怎么了,怕我背不动?”父亲挺直了腰背,一脸轻松的样子。

我知道父亲的轻松是故意装出来的,脸上的汗水和沉重的脚步都暴露了他的力不从心。但我也知道,父亲坚持背包是出于对我的关爱体贴。我抓住背包上的一条背带,想把背包从父亲肩上卸下来。父亲却抓住背包的另一条背带不放手。一时间,我们父子二人僵持起来。

“爸,您就别逞强了,要是您年轻十岁,我就相信您背得动!”

“哼,我还没有老到那种地步,一个小小的背包就能把我累倒吗?”

我们的争执引来了路人的注意,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,比烈日的暴晒还难受。

“爸,你看看哪有年纪大的人背

包,年纪轻的人空手的,别人看见了会笑话的!”

“有什么关系,累不累我自己心里有数!”父亲还是不肯松手。

“爷爷,你们别争了,背包我来背!”背包上出现了第三只手。

原来,孩子发现我和父亲落在了后面,就退回来帮我们。

我和父亲还想说些什么,孩子一把抢过背包,背在了自己肩上,转身去追他妈妈和奶奶去了。

看着孩子的背影,我突然发现孩子长大了,个头已经和我差不多,俨然一个大小伙子了。

“现在好了,你我都不得背了!”父亲两手一摊,笑着说。

“这样不好吗,我们都轻松了!”我也笑着回复了父亲。

看着孩子轻松地跑向他的妈妈和奶奶,我和父亲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。

阳光依然毒辣,伊河水也反射着阵阵热浪,我心里却涌起一股舒适的凉意。我相信,父亲也一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。